



青少年励志经典文库
POCKET BOOK

49



一部讲透心理操纵真相、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经典名著
弗洛伊德、荣格、奥尔波特最为推崇的心理学巅峰巨作

乌合之众

Psychologie des foules

【法】古斯塔夫·勒庞 著
秦传安 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经典
随身读



青少年励志经典文库
POCKET BOOK

49

乌合之众

Psychologie des foules

【法】古斯塔夫·勒庞 著
秦传安 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乌合之众 / (法) 勒庞著; 秦传安译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104-4212-4

I. ①乌… II. ①勒… ②秦… III. ①群众心理学—研究 IV. ①C9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64536号

乌合之众

作 者: [法] 古斯塔夫·勒庞

译 者: 秦传安

责任编辑: 王正斌 陈玉洁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郑珊珊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115 千字 印张: 7.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4212-4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*Psychologie
des foules*

作者序 乌合之众

PREFACE



这部作品致力于描述群体的典型特征。

遗传赋予一个种族中的个体以某些共同特征，全部共同特征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。然而，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行动的目的而成群结队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，仅仅从他们聚集起来这个事实就可以观察到，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，又有某些新的心理特征产生。有时候，这些新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种族特征。

在民族生活中，有组织的群体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，但这个角色从来都不曾像今天这么重要。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有意识活动，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

我将尽力以纯科学的方式，来考量群体所带来的难题——也就是说，我将努力用方法来进行这种考量，而不受各种舆论、理论和学说的影响。我相信，这是发现些许真理的唯一方式，尤其当我们处理的问题是激烈论战的话题时，正如这里所遇到的情形，那就更是这样。

VI

乌合之众

一个致力于证明某个现象的科学家，用不着操心他的证明可能伤害到谁的利益。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，杰出的思想家高伯莱特·德·阿尔维拉发表了一番高论，他说自己不属于当代的任何学派，不过他偶尔发现，他跟所有学派的各种结论背道而驰。我希望我的这部新作也当得起同样的评论。属于一个学派，必然要支持它的偏见和先入之见。

我还要向读者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发现，我从自己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，乍看之下可能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，比方说，为什么我在指出群体（包括精英群体）在精神上的低劣之后，还是断言：尽管存在这种低劣，但干涉他们的组织是危险的。

理由是，对历史事实的最细致的观察总是向我证明，社会有机体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迫使它们经受突如其来的、影响深远的转变。大自然有时候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措施，但绝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，这说明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，最致命的东西莫过于对重大变革的狂热，不管这种变革在理论上看来多么美妙。这样的变革，如果有可能瞬间改变民族特征的话，它才是有益的。然而，只有时间才具备这样的力量。人

VII

Psychologie des foules

们受各种观念、情绪和习俗的支配——这些东西都属于我们自己的本质。制度和法律是我们品性的外在彰显，是其需求的表达。但作为其结果的制度和法律，并不能改变这一品性。

研究社会现象，离不开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。从哲学的观点看，这些现象或许有绝对价值；但在实践中，它们只有相对价值。

因此，当我们研究某个社会现象的时候，就必须依次从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来考量它。于是我们就会看到，纯粹理性的学说常常与实践理性的学说背道而驰。几乎没有材料不适用这一区分，即便是物理材料也是如此。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，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恒定不变的几何图形，被某些公式所严格定义。但从它们在我们的眼睛里所留下的印象来看，这些几何图形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状。通过透视，一个立方体可以转变为一个棱锥体或一个正方形，一个圆可以转变为一个椭圆或一条直线。考虑这些虚假的形状远比考虑真实的形状更加重要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，并能够通过摄影或绘画加以再现的正是它们，而且只有它们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。按照其严格的

VIII

乌合之众

几何形状来呈现物体，或许会扭曲自然，并使之变得不可辨认。我们不妨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，其中的居民只能复制或拍摄物体，而不能触摸它们，那么，这样的人恐怕就很难对它们的形态获得一个准确的概念。而且，关于这一形态的知识，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，因此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

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牢记，这些现象除了拥有理论价值之外，还拥有实践价值，而且，就文明的演化而言，只有后者才是重要的。认识到这一事实，应该会使他非常谨慎地对待逻辑最初强加给他的结论。

还有另外的动机，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。社会事实是如此纷繁复杂，以至不可能从整体上掌握它们，并预见到它们相互影响的后果。而且，在看得见的事实背后，有时候似乎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原因。看得见的社会现象，似乎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作用的结果，它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所能触及的范围。能够感知的现象可以比做波浪，它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骚动在海面之上的外在表达。就他们的多数行为而言，人们有时会表现出低劣的心智；然而，在另外一些行为中，他们似乎受到了一些神秘力量的指引，古人把这些神秘力量

IX

Psychologie des foules

称为命运、自然或天意什么的，我们称之为亡灵的声音，尽管我们可以无视它们的本质，但它们的力量不可忽视。有时候，民族的内在生命中仿佛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力量，起着引导他们的作用。例如，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、更有逻辑、更神奇呢？然而，这一组织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产物，如果不是群体无意识禀赋的产物，那它又来自何方？学富五车的学者，深受尊敬的语法学家，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掌握语言的法则，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创造语言。即使说到伟大人物的想法，我们能肯定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？毫无疑问，这样的想法始终是单个的头脑创造出来的，可是，难道不正是群体的禀赋，提供了无数的尘粒，形成了它们赖以蓬勃生长的土壤？

毫无疑问，群体总是无意识的，但这种无意识多半正是其力量的奥秘之一。在自然界，那些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命所实现的一些行为，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总让人啧啧称奇。理性只不过是相对晚才出现的人类属性，而且太不完美，不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，要想取得应有的地位，还需更加完美。无意识的行为就像一股依然不为人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。

如果我们希望继续留在狭窄但安全的，留在科学能

够获致知识的界限之内，而不想流连于模糊推测和徒然假设的领地，那么，我们所要做的一切，仅仅是留意那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，并局限于对这些现象的考量。从我们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，通常都不成熟，因为，在我们清楚地看到的现象背后，是另外一些我们看不清楚的现象，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，多半还有我们压根就看不见的其他现象。

*Psychologie
des foules*

导言 乌合之众

群氓的时代



在文明的变革发生之前出现的大动荡，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，乍看之下，似乎更多取决于政治鼎革、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。但是，如果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些事件，我们就会看到，真正的原因一般而言应该是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。真正的历史大动荡，并不是那些以其壮观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惊叹不已的事变。文明赖以浴火重生的唯一重要的变化，是那些影响观念、思想和信仰的变化。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，是人类思想中这些看不见的变化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后果。这些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，其原因是一个种族中最稳定的东西，莫过于其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。

当下这个时代，是人类思想正经历一个转变过程的决定性时刻之一。

在这场转变的基础上，有两个根本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宗教信仰、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毁灭，而人类文明的一切要素，都根植于这些信仰当中。第二个因素是，

由于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发明，创造出了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。

过去的观念，尽管大半被毁，但依然非常有力，即将取而代之的观念，尚处在形成的过程中，眼下这个时代，代表了一个变迁和混乱的时期。

到目前为止，还很难说从这个难免有点混乱的时期中，有朝一日会演变出什么。继我们之后的那些社会赖以构建起来的基本观念会是什么呢？眼下我们尚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有一点已经很清楚，不管未来的社会按照什么样的路线来组织，它们都不得不考虑一股新的力量，考虑现时代最后幸存的最高力量：群氓的力量。在从前被视为天经地义、如今已经衰朽或正在衰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，在连续不断的革命所摧毁的众多权威之源的废墟之上，这股在它们的底座之上崛起的唯一力量——看来很快注定要把其他的力量吸收进来。在我们所有的古老信仰正在摇摇欲坠、消失不见的同时，在古老的社会支柱一根接一根轰然倒塌的同时，群氓的力量是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唯一力量，是威望不断增长的唯一力量。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，实实在在是一个“群氓的时代”。

将近一个世纪之前，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竞争对抗，是塑造历史事件的主要因素。平民百姓的意见没多少影响，实际上常常根本没有影响。现如今，没有影响的恰恰是政治上通行的传统，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和竞争对抗。相反，民众的声音开始占优势。正是这一声音把他们的行为强加给国王们，而国王们的努力就是要留心听取民众的意见。眼下，民族命运的打造，是在民众的心里，而不再是在君王们的会议上。

平民阶级进入政治生活——换句话说，实际上就是他们逐步向统治阶级过渡——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。普选权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，但一直没多大影响，它的引入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，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的显著特征。民众权利的逐步发展，起初是通过某些观念的传播而发生的，这些观念慢慢被灌输进了人们的头脑里，然后是个人逐步结成社团，致力于理论构想的实现。正是通过结社，这些乌合之众开始获得关于自身利益——这些利益定义得非常清晰，即便不是特别公道的观念——并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。民众纷纷创立各种联合会，在这些组织面前，当局相继缴械投降；他们还成立了工会，这些工会不顾所有的经济规律，决

意要调整劳动条件和工资。他们选举议会，而政府正是在议会中获得授权，议员们全然缺乏自主和独立，常常沦为推选他们的各委员会的传声筒。

现如今，民众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明确，无异于决心要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，为的是让它重新回到原始共产主义，那是文明破晓之前一切人类社群的常态。劳动时间的限制，矿山、铁路、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，为了平民阶级的利益而消灭所有上层阶级，等等，这些就是他们的要求。

这些乌合之众不大习惯于理性思考，相反，行动起来倒是很麻利。由于他们现有的组织，他们的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巨大。我们正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，很快就会具有古老教条的力量；换句话说，就是专横武断、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。君权神授眼看着就要被民权神授所取代。

那些深受中产阶级青睐的作家，最好地描绘了他们有点狭隘的观念，他们稍嫌刻板的观点，他们有点肤浅的怀疑主义，以及他们偶尔有点过分的利己主义；这些作家看到这股新兴的力量不断发展，不免深感惊恐。为了跟人们头脑中的混乱作斗争，他们绝望地求助于他们

从前不屑一顾的教会的道德力量。他们向我们谈到科学的破产，在忏悔中回到罗马教廷，提醒我们启示真理的教诲。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，如今为时已晚。就算他们真的被神的恩典所感动，但类似的手法对民众的头脑不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，因为他们并不操心让这些最近皈依的宗教信徒深感困扰的那些事情。今天的民众拒绝接受他们的劝告者昨天曾拒绝、并帮助摧毁的上帝。任何力量（无论是神力还是人力）都无法迫使河水向它的源头倒流。

不存在科学的破产，科学并没有陷入当下的智性混乱，也没有参与创造那股从这场混乱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。科学允诺给我们真理，或者至少是关于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握的那些关系的知识：它从来没有允诺给我们带来和平或幸福。它以俯瞰万物的姿态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，对我们的哀号充耳不闻。我们所能做的是努力与科学为伴，因为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曾经摧毁的幻想重新带回到我们身边。

所有国家都看得见的普遍征兆，向我们显示了群体力量的迅速增长，不容我们猜测它们一定會在较早的时候停止发展。不管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，我们都只能

XVIII

乌合之众